

汉英对比论文集

王 还 主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汉英对比论文集

王 还 主编

(京) 新登字 157 号

汉语对比论文集

王 还 主编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5 印张 1184 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600 册

ISBN 7-5619-0236-0 / H · 171 定价：3.20 元

前　　言

讨论两种语言在某一点上的异同的文章往往是为教学服务的，而且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因为成年人学外语，自觉或不自觉地总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母语或另一种较熟悉的外语比较。作为外语教学工作者若能正确引导学习者进行对比，无疑对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汉英语法对比论文集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外汉语教员。他们都是把汉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教学的。他们的文章可以说是经验之谈。经验的总结是必要的，而且是对语言教学以及语言研究本身的贡献。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汉外对比的文章问世，使对外汉语教学更为科学化、系统化。

王　还

目 录

前言	(1)
有关汉外语法对比分析的三个问题	王 还 (1)
汉语与英语对比分析	
在汉语教学上的功能	[美]徐凌志韫 (13)
汉英否定句的比较	陈世伊 (执笔) (56)
汉英疑问句的比较	[美]徐凌志韫 (63)
汉语被动意念的表达和英语被动句的比较	杜荣 (75)
汉英性、数比较	潘小洛 (执笔) (97)
词语的次序	张维耿 (执笔) (108)
汉英代词比较	苑锡群 (117)
英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	纪漪馨 (136)
“一点儿”这个词怎么用	熊 毅 (151)

有关汉外语法对比的三个问题

王 还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学外语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汉语和外语的对比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对比即英语的 Contrastive analysis。这是一种共时研究法，只研究有关语言的现代形式，目的在于寻求可用于语言教学、翻译等实际问题的原理。我们作对比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教学的预见性，从而解决学生母语的干扰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说：“我们教外国学生，如果懂得他的母语（或者他熟悉的媒介语），在教他汉语的时候，就能了解他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任何人学外语最自然、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母语的习惯套在外语上，有时套对了，有时就套错了。那些母语和外语不同的地方就一定要套错。所以吕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英语的语法跟汉语的语法比较，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当然，相同的地方也不少，不过那些地方不用特别注意，因为不会出问题，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只就汉语与外语在语法对比研究方面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汉语语法的系统的研究，比起印欧语言的语法研究来，起步要晚得多。而且是在中国学者学习了西方语法之后受到启发而发展起来的。从马建忠写《马氏文通》(1898)起，至今不

过近百年。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文法》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影响最大的要算四十年代王力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和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解放后，汉语语法研究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由于汉语语法研究是受到西方语法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尽管汉语和印欧任何语言并不相近，但是由于人类的思维有许多相通之处，任何两种语言的语法必有相似的地方，在开始研究汉语语法时很难不受西方语法的影响。不过语法学者们都知道语法并不是人为地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地存在于语言之中。研究语法也就是去发现语言中固有的规律。这些规律并不随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怎样就是怎样。两种语言的语法什么地方不同，什么地方近似是客观事实，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可以使两种语言的语法体系“一致起来”的^①。尽管认识是如此，在论述汉语语法时照搬西方语法或比附西方语法的作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干净的。也就是说，总有些地方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而是为一些表面相近的现象所迷惑，把西方语法的某些东西强加于汉语。汉语语法近几十年的发展史就是逐步发现汉语中固有的规律，逐步挣脱完全按照西方语法框子硬套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敢说汉语语法的规律已经都发现出来了。但是较之几十年前总是有了不少的进步。

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英语对中国语法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学过英语的也最多。近几年也有人写过几本汉英语法对比的著作，作了汉外语法对比的开拓工作，是值得欢迎的。有的作者也吸收了近年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成就，指出与英语不同之处。但是也还有不少前面提到过的照搬英语语法的地方。我现在想以英语为例来谈自己的认识。错误必然难免，希望引起争论，使真理愈辩愈明。

从这些比较汉英语法的著作中以及在教外国学生汉语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在议论语法问题时，首先一定要分清语法概念和一般的

思维概念。不论对具体事物还是抽象事物，也不论说什么语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思维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在说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不尽相同，却有很多相同之处。由于这些相同之处才使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可能。这些思维概念有许多在一种语言中是用词汇手段表现出来的，在另一种语言中也是用词汇手段表现的：很多具体事物的名称都属此类。但是 wrote 这个词，不要上下文，什么也不要，只看这个词本身就知道它的意思是“写”，而且它的语法意思是“过去时”。这过去时的概念是通过改变字母 i 为 o 来体现的。再来看汉语的“写”本身就无法说明是现在还是过去。“我昨天在家写信，一天没出门。”这句话是通过词汇手段“昨天”来说明“写”发生在过去。这句话如译成英语，尽管也有“昨天”字样，“写”也必须译成 wrote 或其它更恰当的时态而不能译成 write。“他天天都写好多信”，没有上下文，不知道语言环境，这句话的时间就很难说。译成英语既可译成现在时也可译成过去时。所以汉语的“写”没有语法概念的“时”。人们对于时间的思维上的概念和语法中的“时”的概念有密切关系，但究竟是两码事。现在我们就以时间作例来说明思维中的概念和语法中概念的关系。我们先看看英语语法专家是怎样论述英语动词中的“时 (tense)”这一范畴的。

翻开 R. Quirk 等撰著的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第 84 页，看看在 Time, tense and aspect 这一节是怎样讲的。书上说 time(时间) 是人类共有的概念，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段。所谓共有的意思是超出语言的意思 (extra-linguistic)。它们不依赖任何语言的语法而存在。只是在运用语言时我们利用语言特有的 (language-specific) “时 (tense)” 的范畴去表述这些时间的概念。由此可见“时间”是人类思维范畴而“时”才是语法范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认为英语有两个“时 (tenses)”: present tense (现在时) 和 past tense (过去时)。注意，两个而不是三个！

因为从动词本身的词形变化可以看出的，只有现在时和过去时。至于将来的时间，Quirk 的标题是：Some means of expressing future time。下面他说英语没有和现在时、过去时相当的明显的将来时 (future tense)，只有几种表示将来时间 (future time) 的方法。一种是用情态动词 shall 或 will 加上动词的不定式 (infinitive)，另一种是 be going to 加上不定式，还有用现在进行时，简单现在时以及其它几种表示方法。至于 aspect (“态”或“体”) 则是和动词有关的另一语法范畴，而英语有两种 “态”：完成态 (perfective aspect) 和进行态 (progressive aspect)。“时”和“态”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于是就形成下列几种时态结合：present perfect (现在完成)、past perfect (过去完成)、present progressive (现在进行)、past progressive (过去进行)、present perfect progressive (现在完成进行)、past perfect progressive (过去完成进行)。

Aspect 是语法范畴，因为不论是完成态或进行态都是用语法手段来表现的。完成态必有 past participle (过去分词)，如 written (写)；而进行态必有 present participle (现在分词)，如 writing。

现在我们拿这种标准来考察一下汉语的动词。根据目前大多数语法学家的意见，汉语动词有态的语法范畴，而且有三种态：完成态、持续态、经历态，分别由“了”、“着”、“过”来表示，比如：

1. 我们昨天买了东西才去吃晚饭的。
2. 我们想买了东西再去吃晚饭。
3. 我记得上次他发病那天正下着大雪。
4. 这会儿正下着大雪，别出去了。
5.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6.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他。

“了”、“着”、“过”确实是语法手段，因为这三个助词在动词后只表示完成、持续、经历，而不表示任何一般实词所各自表

示的事物概念。但是这三个助词和时间无关，既不表示过去，也不表示将来。例 1 的过去时间是由“昨天”说明的。例 2 从整个句子看是将来的完成态，但是从语法手段看，和第一句毫无区别，都是“买了东西”。例 3 的“下着大雪”是过去某一时间的持续，例 4 的“下着大雪”是现在的持续。例 5 的“没见过”是说现在以前没见过，而例 6 的“没见过”是过去某一天以前没见过。这六句如果译成英语，1、2 的“买东西”的时态不会相同，3、4 的“下雪”的时态不会相同，5、6 的“见”的时态也不会相同。英语必须区分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但是汉语从语法上说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因之也就没有像英语那样的现在完成态、过去完成态、正在进行态、过去进行态。

比如有的同志把汉语动词完全按照英语动词那样分成现在完成体、过去完成体等等只会造成麻烦。如果说“修建大楼的任务今天完成了”是现在完成体^②，那么“修建大楼的任务上个月完成了”就成了过去完成体。过去和现在完全靠词汇手段来表示，和语法手段无关。尤其要引起麻烦的是同一本书里所谓的最典型的过去完成体句式，“小梅是 1949 年加入的党^③”。在 144 页上说副词“刚刚”是现在完成体的表达手段，那么如果说“小梅是今天刚刚入的党”，那到底是现在完成体还是过去完成体呢？这种“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用这种“的”的句子所表示的动作必然是已经完成的。不过一定要归之于过去完成就会作茧自缚。这种“的”如何解释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不同于“了”。用这种“的”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固然必须是完成的，但是这种句子所给的主要信息不在完成，而在这动作是什么人做的，或什么时候做的，或怎么做的，诸如此类。这种句子肯定式都可以加上“是”或省去“是”，而否定形式则非用“不是”表示不可，不像“了”的否定形式是“没有”。

英语之所以有那么多时体结合的形式，是因为英语确实有那

么多必须随着句子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语法形式：“I have just had my dinner.”（我刚吃了饭。）“I had just had my dinner when he suddenly turned up.”（我刚吃了饭他忽然来了。）英语一个是 have had, 一个是 had had, 不能互换，而汉语只有一个“吃了饭”，我们怎么能说汉语有现在完成体和过去完成体呢？英语任何一种时态所表达的思想，说汉语的人也会有的，也都可以用汉语表达出来，但不一定用语法的手段。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形容词的例子。英语语法在讲形容词章节中必然要讲“比较”(comparison)。这是因为“比较”牵涉到英语形容词的词形变化。在比较时，英语形容词要用特别的形式：比较级 comparative degree 和最高级 superlative degree, 分别以词尾 -er 和 -est 或在形容词前加 more 和 most 表示。

不论什么语言都有许多形容词是可以分等级的，也就是说，说话人按自己的意见评论事物的性质，认为某事物还可以，或比较好，或相当好，或很好，或非常好，或好极了等等。从英语角度说，可以是 not bad, good, pretty good, very good, rather good, extremely good, surprisingly good 等等。不论汉语还是英语，这些都是思维概念，用词汇手段表示的。这些不同于上面所说的英语中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那是语法概念。

至于在两个事物之间进行某方面的比较，这又是说任何语言的人都会有的想法。说汉语的人可以说：

1. 这本书比那本好。
2. 这三本书中以这本为最好。
3. 他跑得比我快。
4. 我们当中他跑得最快。

这些也不牵涉什么语法手段问题。如翻成英语就不同了，第一句的“好”得用 better 而不是 good, 第二句得用 best, 第三句得用 faster (而且是副词) 而不是 fast, 第四句得用 fastest。在比较中必须

有词形变化，这就是讲英语形容词必须讲比较的原因。汉语在比较时不用什么语法手段，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最高级的语法范畴。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把汉语的形容词分为三个等级，如：

原 级：好

比较级：比较好

最高级：最好^④

这样做既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事实，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和英语的 comparative degree 和 superlative degree 相当，以至使说英语的人说出这样错误的汉语句子：“这本书比那本比较好。”讲汉语语法，讲形容词时就没有必要讲比较。汉语的比较是通过介宾结构… 比…（形容词）来表示的，应该在讲介词的时候讲。

以上两个动词和形容词的例子都说明有些语法范畴英语有而汉语没有，却常被人误解为汉语也有的。但有些语法范畴英语汉语都有，只因表现的方式不同，却被人误解为汉语是没有的。例如英语的名词分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类，而普通名词中又分个体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四类。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属可数名词，而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属不可数名词。汉语的名词大体上也可以分这些类，尤其是汉语的名词也有可数与不可数之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汉语名词没有可数不可数的问题，因为任何名词都可以直接和数量词结合，表现为可数的”^⑤。英语的名词有“数”这一语法范畴。可数名词都有单数复数之分，不可数名词则没有复数。汉语的名词固然除了指人的名词有时用“们”表示复数外，没有“数”这一语法范畴，无法以“数”来区分可数与不可数。但是汉语的名词可数与不可数却是以量词来区分的。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名词都能和数量词结合，所以就没有区别。要知道汉语的量词是分为若干类的。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是和不同类的量词相结合的。汉语可数名词所能结合的量词是个体量词。这类量词是英语所没有的。译成英语时，量

词就不见了，如：“一个人”、“两本书”、“三所房子”、“四顶帽子”、“五盏灯”、“六棵树”、“七匹马”。每个名词有它独特的量词。但是不可数名词所能结合的量词或者是度量词或者是临时量词，而英语也是有的，不过在英语是名词罢了。如：“一米绸子”、“两公斤面粉”、“三吨煤”、“四杯牛奶”、“五桶水”、“六瓶酒”、“几把沙子”。译成英语时，这些量词是可以而且必须翻译出来的。这些名词在英语和汉语一样，没有量词不能和数词直接结合，不像可数名词。当然，有些在汉语是可数名词而在英语是不可数的，或者正相反的情况。同一名词有时是可数的，有时是不可数的，汉语英语都有。但这些并不妨碍汉语的名词可以分可数与不可数，而且大体上与英语吻合。汉语也有抽象名词，特点是一般不和数量词结合。汉语的抽象名词也大体上和英语的吻合。

二、在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时还要注意，同一语法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人类的思维既然有相通之处，而语法同思维和逻辑有密切关系，所以不同语言的语法都或多或少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差不多的语法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这类概念。尽管这一语言的名词的特点和那一语言的名词的特点不完全相同，却不妨碍都叫名词。另外还有许多语法术语，凡相仿佛的，都不妨用相同的。这对学外语有利。但是无可讳言，也由于不同的内容用了相同的术语，人们便常常忘了他们不同的地方，因而成为学外语的障碍。对比两种语法时最重要的就是指出两种语言用同一术语，其中不同的地方。现在以上面谈过的动词的 aspect (态) 作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说汉语的动词有三种态：完成、持续、经历，分别以“了”、“着”、“过”表示。“完成”和“持续”是英语也有的，如果我们认为持续相当于 progressive，那么是否汉语的完成和持续完全和英语的完成和持续相吻合呢？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先看看英语的 present perfect。Quirk 认为 present perfect 表示从现在

到过去某个时间的这一段时间，例如：

1. John has lived in Paris for ten years.
2. I haven't seen him since Monday.

另外，present perfect 还表示现在以前的一个不固定的时间，例如：

3. Have you ever seen this man before?
4. I have seen him before.

例 1、2 倒和汉语的完成态相当：“约翰已经在巴黎住了十年。”

“我从星期一起就没看见他。”但是例 3、4 却和汉语的“经历态”相当：“你以前看见过这个人吗？”“我以前看见过他。”至于英语的 past perfect 是表示过去的过去的：

5. John had lived in Paris for ten years when I met him.
6. I had my lunch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work.

这也和汉语的完成态相当：“我认识约翰的时候他已经在巴黎住了十年了。”“我做完了工作才吃午饭。”汉语的完成态就表示完成而不牵涉过去现在。当然，也有些情况的 past perfect 相当于汉语的经历态：

7. He asked me whether I had seen this man before.

“他问我以前是否见过这个人”。所以汉语的完成态并不和英语的完成态对等，尤其是当汉语把完成态用在将来的时候，英语却可以用现在时：“咱们看了电影再回家吧。”“Let's go home after we see the film”。

汉语表示进行态的语法手段，最接近于英语的 progressive 的，我认为是语气助词“呢”。“正”、“正在”、“在”、“着”、“呢”似乎都和进行态有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里不谈。不过无可讳言，“着”有时是可以和 progressive 吻合的，比如“我一开门，看见他在床上躺着。”或者“火上炖着一锅肉”，但是“桌上摆着好几盆花。”和“屋门大开着，窗户却全关着”译成英语却不能用 progressive。

此外，尤其重要的是，英语的时态是句中的动词非有不可的，是过去的时间就必须用过去时，是进行态就必须有现在分词，否则就是错的。而汉语的“了”固然是完成体，可是完成的动作不一定非用“了”不可。“我刚吃了饭”、“我刚吃完饭”和“我刚吃完了饭”都一样。“咱们吃了饭再去”和“咱们吃饭以后再去”也没有区别，在这最后一种语言环境中“吃饭”就可以是完成体。同样“着”固然表示持续，但持续的动作并不一定非用“着”表示。“我去他们学校，正赶上他们开会”。这里“开会”就是持续体，也相当于英语的 progressive aspect。这里如果说“开着会”反不如没有“着”自然。再比如当我们在欣赏一个歌唱家演唱的时候，如用英语赞美他，我们可以说：“He is singing very well.”但是若用汉语，我们只能说：“他唱得真好。”而无法用上“着”。更有甚者，“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和“每个船上点着一个小灯笼”^⑥竟是完全一样的！“们”是指人的名词的复数标志，但是除了在代名词之后是非用不可的以外，往往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不能有的，不同于英语复数的-s，英语里只要是复数就非加-s不可。汉语中有许多语法手段都是如此。说英语的学生最常犯的错误是把所有表示过去时间的动词一概加“了”。他们一则错在把表示完成的“了”当作表示“过去”，二则以为和英语过去时一样，只要是过去就必须用“了”。而汉语有许多地方，不论完成还是过去，用“了”是错误的。“了”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在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时，必须注意的第三点是同类词在不同语言的句子中功能不完全相同。前面已经说过，同一语法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所包括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也表现在词在句中的功能上。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句中的功能和英语的同类词在句中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汉语语法受英语语法的影响很深，所以至今还有人把英语是一类词在句中的功能和汉

语同类词的功能等同起来，认为英语某类词所不具备的功能，汉语的这类词也不能有。我们仍以动词为例，英语动词的任何限定形式 (finite forms) 是不作句中主语、宾语或定语的。只有动词的非限定形式 (non-finite forms) 才具备这些功能。其中的动名词 (gerund) 和不定式 (infinitive) 可作主语、宾语，分词 (participle) 可作定语等等。于是现在还有人在谈汉语动词的非谓语形式，认为非谓语形式有两种：动名词和散动式。所谓散动式也包括动宾结构以至主谓结构。动名词可作句中的主语宾语，而散动式则可作定语状语等^⑦。这种说法完全是从英语语法搬过来的。所谓非谓语形式就相当于 non-finite forms。不过英语的非限定形式有三种，而汉语的非谓语形式有两种而已。书中又说动名词和散动式的时体和语态同谓语动词一样。既是一样又何以见得是非谓语形式呢？英语动词在作谓语时和作句中其它成分时形式确实是不同，所以才要区别。汉语动词以及动宾结构、主谓结构在作谓语时和作句中其它成份时在形式上毫无区别，为什么要分为两种？为什么不能还汉语的本来面目：动词、动宾结构除了作谓语外还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以至状语，主谓结构也可以作谓语、主语、宾语等。何必要给同一类型的东西另立名目呢？只因为英语作谓语的动词、动宾不能作句中其它成份吗？

另一个例子是形容词。英语的形容词在作修饰语时，只能修饰名词，不能修饰动词，凡修饰动词的都是副词，-ly 是副词的一个标志。英语的副词是个开放类，和形容词一样。而汉语的形容词除了能修饰名词以外，还可以修饰动词。汉语的副词是个封闭类，和形容词不一样。这是汉语的规律，是不同于英语的地方。但是也有的人总是把汉语中作状语的形容词归于副词，说英语的外国人也往往是这样想的。

另外，由于 -ly 是英语副词的标志，影响到汉语的语法，有人就认为“地”是汉语副词的标志，认为虽然很多副词都不带

“地”，但是只要带“地”就一定是副词，没有例外^⑧。我们知道“的”、“地”、“得”三个助词都读de轻声。有很多人根本不加区分，一律写作“的”。从口头上说“充分地发表意见”和“有充分的理由”，两个“充分 de”毫无区别。现在在书面上把“地”和“的”分别开来完全是人为的。如果说“地”是副词的标志，那么“的”该是形容词的标志，有些词在句中有时带“的”有时不带；有时带“地”有时不带，那一个形容词就要变成两个形容词、两个副词，何等繁琐！而且请看下列句子：

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举手赞成。

请你们一个一个地进去。

“毫无例外地”和“一个一个地”难道都是副词吗？其实“地”并不是副词的标志，而是状语的标志，而“的”是定语的标志，虽然状语不一定非有“地”，定语不一定非有“的”。只有形容词或某些词组进入句子作定语或状语，又要用书面形式表达时，才有用“地”或用“的”的问题。

从上面三点看来，在比较汉英两种语法时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在于有意无意地想“削”汉语语法之“足”以“适”英语语法之“履”。若想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深入细致地研究汉语语法，把其中的一切规律挖掘出来，让事实说话。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地方。

注：

① 张今、陈云清的《英汉比较语法纲要》15页

② 任学良《汉英比较语法》144页

③ 《汉英比较语法》150页

④ 《汉英比较语法》191页

⑤ 《汉英比较语法》41页 吴洁敏 《汉英语法手册》40页

⑥ 《吕叔汀语文论集》22页引的例句

⑦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230页

⑧ 《汉英比较语法》218页